

生活滋味

人到中年恰如秋

沈奕汝

早上在镜前梳理完毕，正准备出门，忽然发现有一根发丝尚在耳边独自飘逸。若是年少时遇到这等状况，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将被“整编”入髻的碎发拔去。但是人到中年，发际线的水准已经远远超过工资水准，脱发容易生发难，自然是惜发如金，哪里舍得“牺牲”掉一根乌黑的发丝？于是，不嫌繁琐地将那根孤零零的头发绕上去，小心翼翼用钢丝发卡别住。

时光流转间，曾经少不更事的我，也迎来了不期而至的中年。发间杂了几根银丝，眼角有了些许皱纹，两颊冒出斑斑点点，身材渐渐发福，这就是我的中年形象了。

妈妈总说又在发缝里发现了我为新长的白头发，主动提出要帮我拔掉。大概在妈妈眼里，我依然还是那个任性爱撒娇的小女孩。我却豪气地说：“没事，让它长着吧！”于情于理，我是坦然接受了自己长白发的现实。

人到中年，总在一个不经意之间，某些往事的细节悄悄地袭上心头，流年似水的往昔，擦肩而过的故人，那些已经模糊的喜怒哀乐，不由地感叹人生的起承转合。中年如秋，年轮日益明朗，人生的脉络渐渐清晰，于是不再有不切实际的虚妄之想。成年人的心事各异，但

相同的是：水电物业费用要缴清，孩子的功课要辅导，父母的身体要关注，职场的工作要完成……偶有失眠的夜里，不但一点不烦躁，反而安安静静地躺在被窝里，见缝插针地理清自己的思绪。于是，学会了随遇而安，治愈了一切的矫情；学会了行稳致远，打点烟火人间里的种种事宜。

中年如秋，总有一些猝不及防的一瞬间，让你清晰地明白——“中年人士一点儿都伤不起”的人生法则。上有老下有小，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比喻。记得2021年的春节期间，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期。半夜里，我突然发起了烧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地担心不已：万一真的阳了，被拉去隔离半个月，儿子的功课怎么办？爸爸每个月的用药怎么办？家里所有的杂事都要妈妈一个人来承担，那要多辛苦……在一大串纷繁如流的思绪中，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去。幸而，翌日醒来，烧奇迹般地退了，原来只是脾胃不和引起的短暂热度而已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心中涌出无数个“谢谢天谢谢地”。

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无用的人，做不到游刃有余地应付所有的困顿。然而平庸如我，胆怯如我，也

在努力地承担每一件事，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空。原本一个方向感奇差的人，在驾校笨拙地学习驾驭方向盘，终于可以自如地开车护送父母就医。原本骑着自行车都不敢上街的我，现在却能每天熟练地开着电动车接送孩子。与其期待别人，不如自成宇宙，我必须独立而清醒，日复一日，为年幼的孩子遮风挡雨，反哺年迈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自己该有的职责。

中年如秋，虽然辛苦，但沧桑中也携着欢愉，自有它的可爱之处，所谓日日有小暖，时时有清欢。某一晚临睡前，儿子悄悄地伸过来一只柔软的小手，学着他幼时我们给他哄睡的样子，在我身上轻轻地拍打了几下。因为他这突如其来的小动作，我瞬间破防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儿子也跟着甜甜地笑出了声。于是，原本睡前幽暗静谧的气氛瞬间被打破……

人到中年，恰如秋水沉静，浓淡合宜。内心日渐丰盈，读懂了生命的底蕴，也探明了生命的底细。抬头仰望，晴空蔚蓝，流云自在，温暖的日光照耀于身，蓬勃而热烈。人到中年恰如秋，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可爱的光，那且从容地享用岁月的馈赠吧！

民间记忆

阁老倭豆

史明忠

立夏前夕，农地里的本地倭豆已经开始陆续上市。舟山人喜欢吃倭豆，也最能把倭豆吃出花样来。我粗略一算，倭豆的吃法不下十几种，而最让舟山人心心念念的，便是立夏节吃阁老倭豆（有人误写为疙瘩倭豆）了。过去每年过立夏节，餐桌上有三样食物是必不可少的：一个是茶叶蛋，一个是湿饼筒，一个便是阁老倭豆。阁老倭豆的烧法非常简单，就是在锅里倒些油，油热后放入倭豆，翻炒几下，放点盐，加点适量的水，然后将切成麻将牌大小的芦稷块铺在上面。如果有粟块、年糕的，也切成与芦稷块一般大小，一起铺放。中火烧上10分钟即可出锅上桌。

早在阁老倭豆这个名字出来之前，宁波、舟山的老百姓都把这种食物叫作“芦稷（高粱的一个变种，又称芦粟）点心”，也有少数海岛上的老百姓叫“芦稷塌烂”，到现在有些地方还有这么叫的。那么阁老倭豆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说起来大有来头，相传跟宁波湖里史家有很直接的关系。

我13岁那年，祖上宁波湖里老家远房的小堂叔要结婚，堂祖母差二叔到沈家门来采买一些鱼货，在我家住了几日。采买完毕，说是要带我一起到宁波去玩几天。当时正值社会动荡时期，学校停课，我在家也闲着无事，于是征得母亲许可并带上盘缠和贺仪，跟着二叔到了宁波湖里。

小叔结婚那天，来了很多族里的长辈，其中辈分最高的是一位叫史宝法的老者，时年85岁，在当时绝对属于天花板级的高寿仙翁了，并且身体健朗，脑子清晰。二叔把我向他介绍后，老人很是高兴，说他是族中“积”字辈仅存的几个之一了，比我“久”字辈的整整高出四辈，得管他叫太太公。

老人们坐在一起最津津乐道的便是回忆家族先人的辉煌历史。太太公十分健谈，一开口便是“一门三宰相，四世两封王。五尚书，七十二进士。满朝文武，半出史门”。听得史家族人个个热血沸腾，赞叹不已。太太公越说越来兴致，说这阁老倭豆的名字就是我们史家给起的，以前是没有阁老倭豆这个名字的。

太太公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道，你们要是不信，我就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。在宋朝辰光（南宋），在我们湖里出了个宰相，就是我们的上代史浩。有一年春末，宰相史浩史阁老回乡祭祖，正是倭豆上市之时，族中乡绅盛情款待当朝阁老，席间端上一盘史浩在家时非常喜欢吃的芦稷块煮倭豆，史浩接连吃了几口，连声赞道：好吃！好吃！史家族人欣喜万分，当即决定将芦稷块煮倭豆这道点心起名为阁老倭豆，从此以后，阁老倭豆这个名字便在宁波、舟山一带叫开了，并且成了每年立夏必吃的美食。

心灵寄语

春风吹过油菜花

孙鼎期 文/摄影



驾车路过普陀城北，油菜花长势正好，一朵朵，一簇簇，连在一起簇成一大片金黄色花海。

我这凡夫俗子对突如其来的诱人景色总是难以招架，恨不得立刻拥有哆啦A梦的百宝袋，好将这一方天地整一个打包，为我那平淡无味的生活增添一抹色彩。游人们也被花海所吸引，或单拍或合影，将这抹金黄的色彩瞬间定格并付诸于朋友圈。

油菜花是最接近阳光的色彩，深黄的，浅黄的，半深半浅的，还有那迫不及待从花苞中探出头的淡黄，单单看它的花瓣便能诠释阳光从远到近赋予春天猛烈的回应。

油菜花是团结的花，在初春之前便提前商量好了，要盛开就要彼此开得差不多，绝不会强出头与同伴斗一斗艳，争一争高下。它们用自己的方式抱团取暖，在百花争艳的春天里，一群群，一片片，以量变去博得质变，用并不高傲的身姿去

挑战那些名贵的花种，绘就独属于自己团结的浪漫。

油菜花是平民的花，它不妩媚于贵族的欣赏，从出生到凋敝，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它的价值。幼苗期的油菜花是餐桌上的佳肴，无论是凉拌还是清炒，只需要一小把盐便能尝到初春鲜嫩的珍馐。花蕾期与花开期是田野的宠儿，用它油画般的色彩铺满质朴的田地。结籽期是它收货的季节，总含油量达33%~50%，是食用油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古人对于触及灵魂的植物，总会不加吝啬地赞美，五柳先生爱菊，濂溪先生爱莲。对于油菜花，也有人欣赏，唐朝的杨万里写道：“篱落疏疏一径深，树头花落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就连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也这么赞美它：“黄萼裳裳绿叶稠，千村欣卜榨新油。爱他生计资民用，不是闲花野草流。”前者赞赏的是乡野的闲趣，而后者则赞赏它

对民生的贡献。

种下一片花籽，还你一片花海，经济的腾飞让一座座园林拔地而起，整个群岛从西到东、从南到北，随处可见的园林赋予了这座城市“海上花园城”的美名。如何在不同洼地，收彩不同的花色，好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花卉成为园林人的一个课题。2022年11月，普陀园林选用彩色油菜花品种，在一万平方米的荒地上种下花籽，短短几个月便让这片洼地涅槃重生，成了新的打卡胜地。

春天是属于花的季节，樱花、杜鹃，不论是乔木类还是灌木类，都将蛰伏了一整个冬的热情释放给这片大地。油菜花虽只有单一的色彩，却不需要园林小品的点缀、曲榭流觞的意境，更不需要其他花色的衬托。它只是它，用纯粹的色彩热烈地宣告春的到来。

我想春天也许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油菜花开。